

富弼：未中进士却官拜宰相的书生

他没中进士，却官至宰相；他出使辽国，敢跟契丹皇帝当面对峙，硬是没让国家割一寸土地。北宋名臣富弼用他的一生证明：一个真正硬气的人，不需要那张进士文凭，只需要一副永远挺直的脊梁。



1

异梦降天赦 方丈迎贵人

景德元年(1004)，辽国大军南下，兵锋直抵澶州城下，寇准逼着宋真宗御驾亲征，好不容易签了澶渊之盟。兵荒马乱之际，洛阳富家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。

他的母亲韩氏在怀孕时做了一个怪梦——旌旗招展，仙鹤与鸿雁降落在庭院中，天上有人高呼“天赦来矣”。富弼的父亲富言是个读书人，咸平年间进士及第，虽不愿在京城为官，但对这个梦暗自记在了心上。富弼出生后，白白净净，哭声响亮，也看不出什么特别。可等他长到几岁，家

里人开始觉得不对劲——这孩子出奇地安静。别人家的孩子在院子里追鸡撵狗，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书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

富言的朋友来访，见富弼端坐读书，问几岁，答曰五岁。又问读什么书，富弼不怯场，侃侃而谈。友人惊骇，对富言说：“此子非凡，他日必成大器。”富言嘴上谦虚，心里却暗暗点头。

后来富弼外出游学，路过一座寺庙，想进去歇脚。看门小和尚拦住他：“施主

找谁？”富弼报了姓名。小和尚一愣：“您就是富弼？稍等，我去请方丈。”不一会儿，老方丈亲自迎了出来，握着富弼的手说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僧昨夜梦见文曲星下凡，说今日有贵人到访，原来是施主！”富弼哭笑不得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关于他的“异象”，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人提及了。那个梦，像是早就写好的人生批注，正等着他去一笔一画地填满。

2

偏科不认命 奏折改考法

富弼是个聪明人，但聪明人不一定擅长考试。

宋朝的科举，沿袭了唐朝的传统，诗赋是主科。你策论写得再好，诗赋不过关，照样没戏。富弼偏偏是个“偏科生”——他擅长策论，喜欢分析时局、指陈弊病，但对那些辞藻华丽的诗词，实在提不起兴趣。

考了一回又一回，每次都差那么一口气。

换成一般人，要么认命，要么恶补诗词格律。可富弼的倔脾气上来了，他选择了一条最冒险的路——等。等朝廷开“制科”考试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宋仁宗要加开一届

制科考试，富弼立刻上书，说自己不擅长诗赋，请求改考策论。

在“皇权至上”的年代，跟皇帝讨价还价考试科目，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。换个人，轻则被训斥“不知天高地厚”，重则被治个“大不敬”之罪。可宋仁宗是出了名的好脾气，居然同意了。

策论是富弼的强项。他向仁宗请求以策论代替诗赋应试，获特许后一举中选“茂才异等”科，从此制科不试诗赋，自富弼始。虽然不是进士出身，但好歹有了做官的资格。

范仲淹和富弼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，史上没有明确记载。但范仲淹第一次读到

富弼的文章，就被震住了。他拿着文章跑去给王曾、晏殊看，说：“此人有王佐之才！”

王曾和晏殊看了，也觉得不错。晏殊更绝，看完文章就开始打听：这小子成家了没有？我家还有个女儿没嫁人呢。

范仲淹乐得做媒，富弼就这么成了晏殊的东床快婿。

但富弼的仕途并不顺畅。没有进士头衔，在讲究出身的北宋官场，他处处低人一等。有人背后议论：“连进士都没考上，能有多大出息？”

富弼听到了，不吭声。他知道，跟这些人争辩没有意义。他要用行动证明自己。

4

救活五十万 老来门难出

出使辽国回来后，富弼的声望达到了顶峰。宋仁宗要升他的官，他推辞说：“增加岁币不是我的本意，只是当时忙着对付西夏，没空跟辽国硬扛。我有什么功劳？凭什么升官？”但推辞归推辞，该干的活富弼一点没少干。

有一年，河朔发大水，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，涌到青州逃难。富弼当时是青州知州，他做了三件事：第一，劝本地富户捐粮，加上官仓储备，凑了几十万石粮食；第二，把公私房屋腾出来，安置灾民；第三，也是最绝的——他把那些待岗的、退休的、候补的官员都动员起来，给他们发工资，让他们负责安置灾民。每人负责几个灾民，谁负责的人出事了，谁负责。

他还规定，每5天派人送酒肉饭食去慰问灾民。山林沼泽可以随便采，谁都不许拦。死了的人，统一安葬，立个大墓，叫“丛蒙”。

第二年麦子熟了，灾民各自回家。前前后后，富弼共救活了50多万人。

宋仁宗听说后，派人去嘉奖，要升他的官。富弼说：“这是地方官该做的。”坚决不受。

这样的宰相，老百姓不敬重，谁敬重？

可晚年的富弼，活得并不轻松。

退休回到洛阳，富弼深居简出，很少见人。倒不是他不想见，是不敢。

有一次，他穿着粗布衣裳，骑着毛驴出城散心。路上遇到巡检的队伍，前卒厉声呵斥，让他下驴让路。富弼不理，继续挥鞭赶驴。那卒越喊越凶，又改口让他自报官位。富弼不理。兵士喊了几声，他还是不理。兵士急了：“不肯下驴就报上名来！”

富弼慢慢悠悠地说了一个字：“弼。”

兵士没听懂，跑回去问巡检。巡检一听，“弼”——富弼？退休的宰相！吓得赶紧跳下马，带着全体官兵退到路边行礼。

这件事传出去后，富弼更不敢出门了。走哪儿都有人围观，走哪儿都有人行礼，连逛个集市的自由都没有。

5

平生唯忠恕 一语道千秋

元丰六年(1083)，80岁的富弼躺在病床上已经起不来了。

宋神宗听说他病重，派御医去给他看病。富弼挣扎着写了一封遗表，让人呈给皇帝。遗表写了数万字，说的全是国家大事。

儿子守在床边，看着父亲颤巍巍地写，忍不住说：“爹，您都这样了，还管这些干什么？”

富弼放下笔，看着儿子，说了一句话：“吾生平所学，惟‘忠恕’二字。汝辈能行之，吾死无憾。”

富弼去世的消息传到京城，宋神宗辍朝三日，追赠太尉，谥号“文忠”。

消息传遍天下，百姓恸哭。就连辽国的官员，也派人来吊唁。他们还记得40年前，那个站在辽国朝堂上、面不改色的宋朝使者。

富弼走了。他没中进士，却当到了宰相；他没留下什么惊世名篇，却守住了一个国家的尊严；他没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，却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——做人要“忠”，要“恕”，更要“硬”。

这个“政坛倔老头”，用一辈子告诉后人：一个真正硬气的人，不需要出身名门，不需要科班文凭。他只需要一副永远挺直的脊梁，和一颗比铁还硬的心。 邓海平

3

使辽不辱命 丧女未回头

机会来得突然，也很残酷。

庆历二年(1042)，西夏李元昊称帝，宋夏打得不可开交。辽国皇帝耶律宗真觉得有机可乘，在边境屯兵，派使臣来索要关南十县。

满朝文武炸了锅。辽国铁骑的战斗力，宋朝人是领教过的。澶渊之盟后宋辽和平了三十多年，谁也不愿再打仗。主和派占了上风，有人甚至建议：割就割吧，十县换和平，不亏。

宋仁宗慌了，问谁愿意出使辽国谈判。

朝堂上鸦雀无声。谁都知道，这趟差事是去送死。谈成了，人家说你割地求和、丧权辱国；谈不成，回来就是办事不力。更可怕的是，万一辽国人翻脸，直接把人扣了，连命都保不住。

宰相吕夷简站了出来，推荐富弼。

吕夷简是故意的。他和富弼有过节。

富弼刚直不阿，处理过一个伪造僧牒的小吏，驳了吕夷简的面子，吕夷简一直记恨在心。这次出使，在他看来，是借刀杀人的好机会。

欧阳修看出了门道，上书说：“当年颜真卿出使李希烈，结果被害。富弼此去，凶多吉少，请陛下三思！”

但宋仁宗没有别的选择——没人愿意去，只有富弼敢去。

出发那天，富弼刚走到门口，家里来人了，说他女儿病重，让他回去看看。富弼顿了顿，说：“国事为重。”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到了辽国，耶律宗真气势汹汹，问富弼：“你们宋朝为啥在边境修城、增兵、挖水塘？是不是想打仗？”

富弼不卑不亢：“修城是为了防西夏，挖水塘是好几十年前就挖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要说违约，是你们先违约。澶渊之盟

白纸黑字，谁先动刀兵，谁就是违约方。如今你们陈兵边境，倒打一耙，天理何在？”

耶律宗真被噎住了，转而威胁：“不割地也行，那你们把岁币增加，而且要在誓书中写‘献’字，表示进献。”

富弼立刻说：“‘献’是下奉上的意思，我们两国是平等的兄弟之国，哪有兄长向弟弟进献的道理？”

耶律宗真脸色铁青，有人悄悄把刀拔了出来。帐中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富弼面不改色，站在那里，脊背挺得笔直。

最终，辽国妥协了。富弼带着誓书回到宋朝，保住了关南十县。

可他回到家，才知道女儿已经病逝了。儿子在他出使期间出生，他也没能看上一眼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始受命，闻一女卒；再命，闻一子生，皆不顾。”